2026年10月23日 星期五
本版责编 苏丹丹
电话：010-64294608 E-mail：zgwhbggfw@163.com
中国文化报

打通红色“富矿”与普惠连接通道——

老区公共文化服务绽放新活力

本报记者集体采写



青少年在广西桂林界首渡江遗址公园开展红色研学活动。 郭凯倩 摄



孩子们在参加图书馆里的”剪映红心“活动。 江西省图书馆供图

2026年迎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从赣南红土到闽西群山，从湘江之畔到川蜀草原，沿线革命老区留存着丰厚的红色“富矿”。如今，多地立足本土禀赋，打通红色资源与普惠公共文化服务的连接通道，推动红色文化转变为可参与、可感知、常态化的文化供给，走出了一条“红色+特色”发展的新路。

文化场馆成革命精神体验场

长征沿线各地积极推动纪念场馆、遗址点位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免费开放范围，同时向下延伸，激活乡镇综合文化站、村级公共服务中心的红色功能。

在江西，文化场馆化身一座座沉浸式“长征文化体验场”。江西省图书馆活化馆藏红色文献资源，以“一条长征路，五站阅山河”为动线举办研学活动，依托馆内公共空间，串联起10个特色互动体验点位，读者领取手册闯关集章，使厚重的长征历史走出典籍、深入人心。“活动将长征文化转化为可看、可学、可感的红色阅读之旅，我的孩子参与后主动要求借本长征的书回家阅读。”江西农业大学教师陈晗说。

依托闽西革命老区深厚的红色家底，福建省龙岩市把红色资源优势转化为公共文化服务发展动能，持续完善县、乡、村公共文化阵地布局。新建上杭县图书馆、武平县图书馆、漳平市文体中心等一批县级标杆场馆，提升改造33个乡村文化广场和乡村戏台，应急广播体系覆盖多个老区县域，为红色文化下乡打通传播渠道。今年以来，龙岩举办“周末戏相逢”33场、“周周有戏”68场、戏曲进乡村进校园进景区197场、“百姓大舞台·龙岩大家唱”20场。一场场接地气的文化活动，既丰富了老区群众的精神生活，也让红色基因在城乡公共文化阵地得到传承。

广西则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建设，打造“一园三馆”核心红色场馆集群，并全部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免费开放范围。同时对千家寺红军标语楼、界首渡江遗址等7处重要旧址实施活化改造，建成小型红色文化驿站、长征历史步道，把单点遗址变成群众就近可达的户外公共文化空间。在村级层面，将红色图书角、红色讲堂嵌入村级公共服务中心，把馆藏史料、红色故事下沉到基层。

服务基层在“送”字上做文章

为突破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短板，各地在“送”字上做文章。

日前，四川博物院公众服务部副主任王俐俐带领专家组走进汶川县映秀镇，为基层红色讲解员开展定制化“一对一”辅导。“针对每一位讲解员的特点，打磨文稿、调整状态，让红色故事更有感染力。”震中纪念馆讲解员杨洲坦言，这次个性化指导“机会十分难得”。

此外，各地正全力推动优质文化资源向革命老区县下沉。四川达州市大竹县常态化开展红色阅读等群众性文化活动，235个农家书屋推行“百姓点单、按需配书”机制，今年以来累计开展主题活动30余场，服务群众1万余人次，成为乡村少年的“第二课堂”与基层群众的“精神粮仓”。福建龙岩先后举办“红旗跃过汀江”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国美术名家龙岩长汀采风创作成果展、“艺心向党·墨润新罗”书画展等7场红色主题展览。江西将长征精神与群众文化有机结合，把“追寻红色足迹·重温革命经典”六省十市群众艺术展演等文化活动带到人流密集的街区、公园、广场，将红色文化送到群众身边。

优质资源下沉，让红色教育常态化。彭阳县“三千行动”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农家书屋等，开展红色诵读、故事分享20余场次，惠及3000余人次。宁夏固原市二中、弘文中学连续多年组织上千名师生徒步往返108里，赴任山河烈士陵园祭英烈。学生强建伟说：“虽然徒步途中也会觉得累，但大家都没有想过放弃，比起长征，这点苦算不了什么。”该活动带动全区多所学校参与，入选全国基层思政工作“十佳”案例。

“红色+”让红色基因可感可及

革命老区深入挖掘红色资源，创新“红色+特色”表达方式，让红色教育常态长效、红色精神深入人心。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河沙镇凤凰村的一座老茶馆里近日上演的情景剧《河沙事变》颇受观众欢迎，该剧讲述的是地下党员王才度与警察局长在茶桌间周旋交锋的革命故事，参与演出的大多是本地村民。凤凰村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大家有一个共同心愿：“要把本土红色故事演活，让村里发展得越来越好。”这种“种文化”理念正在四川老区扎根。

在宁夏固原市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11岁的西吉县第二小学学生李月正向游客讲述红军长征会师的故事。2021年以来，西吉县累计培育持证红领巾讲解员120余名，完成志愿讲解300余场次，服务受众6000余人次。西吉县团委相关负责人杨宝表示，从“背稿子”到“讲故事”，红色历史在童言童语中变得可亲可近。

广西革命老区也正在形成有辨识度的“红色+”服务路径：龙胜江口村将长征步道、红军鼓楼与侗族油茶、琵琶歌、蜡染技艺结合，返乡青年经营民宿，红色研学嵌入民族生活体验；资源县两水苗族乡塘洞村把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与苗族火塘文化结合，让红色故事在火塘边的日常场景中代际传递；龙州推出“追忆红八军、传承龙州红”品牌，通过开展“走一次红军路、听一堂红军课、住一晚红军村、吃一顿红军餐、览一次红军馆、唱一段红军歌”六个一活动，让红色文化入脑入心。

（统稿：郭凯倩 采写：王竹青、黄国勇、郭凯倩、付远书、贾正）

馆员日记

以书页为路，走好属于基层文化人的新长征

10月8日 晴 陕西延安

一早我整理红色文献专架的书籍时，看到了那本边角微微磨损的《吴起红色记忆》，封面上吴起镇会师的黑白照片被磨得温润光滑。刚过去的国庆假期，馆内的“红色主题绘画专题展”和“吴起人年度借阅排行榜展”前总是挤满读者，活动累计吸引1.1万人次进馆，足见吴起人对红色精神的传承与对阅读的热爱。我下意识攥紧手中这本本土红色读物，心底涌起独属于吴起老区图书馆人的热流。

这段时间馆里举办了多场红色阅读活动，每次收尾我都会多留半小时，整理红色阅览专区。我在整理馆藏时，翻到一位老党员多年前捐赠的吴起本土史料，纸页已泛黄，字里行间全是老一辈亲历吴起会师的回忆。我蹲在书架前分类归档，不知不觉已到天黑。同事笑我不必这般较真，可我总觉得，在长征落脚地吴起，馆里每一页红色文字，都是不能怠慢的精神信物。

上午，我们党支部开展重温入党誓词主题党日活动。宣誓台旁立着小型红色图书展板，展板上印着1935年红军抵达吴起的老图景。我站在队伍末尾，抬眼望向图画，忽然想起前几日服务进军营的小事——当时战士们在分享自己喜欢的图书时，提到了一些与吴起相关的图书，他们对吴起的革命历史充满好奇，争相翻看长征相关书籍，有年轻战士指着书中吴起镇的段落，追问当年红军在这里的故事。我一页页翻书讲解，看着他们眼里亮起的光，瞬间懂了我们日复一日整理红色典籍、奔走送书的意义。

常有读者问我，每日整理书籍、布置活动、引导借阅，琐碎重复的工作会不会乏味。从前我只是简单作答，今天心中的答案变得格外清晰。我们是革命老区的基层图书馆人，坐拥独一无二的长征红色资源，不能只守着书架被动等读者上门。老区图书馆的使命，是要把这些厚重的长征历史、百年党史，拆解成普通人能触摸、能读懂、能共情的内容。

筹备举办“书香长征”朗诵比赛，让年轻一代重温长征精神；在景区、军营设立图书服务点，把红色读本送到群众身边；流动图书车穿梭于社区、机关，让党史书香走出馆舍……我们不追求宏大排场，只想抓住每一处微小切口：给放学的孩童推荐一本长征小故事；为老年党员备好大字版党史读物；借着一场朗诵、一次送书、一次典籍整理，让红色基因落地生根。

暮色降临，馆内读者渐渐散去，我重新擦拭红色专区的书架。当年红军踏过吴起黄土，开启新的征程；如今我们守着一方书仓，以书页为路，走好属于基层文化人的新长征。作为老区图书馆的一名普通馆员，不必做惊天动地的大事，把每一本红色文献妥善保管，把每一场红色阅读活动办得温暖走心，把红色书香送到群众手边，便是我们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作者为陕西延安吴起县图书馆馆员李巧丽）



李巧丽向读者介绍红色书籍。

繁荣发展新大众文艺是互联网背景下文化馆的时代使命

王全吉

公共议场

“新大众文艺”指的是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普及的条件下，普通民众大规模地参与当代文艺创作和传播的文化现象。今年3月，“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今年9月，文化和旅游部印发的《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要求“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增强群众文艺的时代感和传播力”。从2024年《延河》杂志首次提出“新大众文艺”概念，短短一两年时间，新大众文艺从学术讨论上升为国家文化战略。新大众文艺是亿万普通中国人借助互联网走进文艺创作展示现场的文化现象，对于以繁荣群众文艺为核心职能的文化馆来说，推动新大众文艺繁荣发展，既是历史机遇与现实挑战，更是文化馆人的时代使命。

群众文艺是指以广大人民群众为主体进行创作展示，展现文艺才华、抒发文艺情怀、表达思想情感的非职业文艺形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群众文艺以群众参与为基本特征，以表达群众喜怒哀乐为基本内容，承担着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功能。

新大众文艺是一个新概念，表述的是中国当代文艺创作展示中出现的一种新现象。从狭义上看，新大众文艺特指以非专业创作者为重要主体，依托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技术实现自主生产、自发传播，大众共同参与文艺创作、分享文艺作品的文化实践。其形态主要有短视频、网络文学、微短剧、直播文艺等，文艺门类涉及文学、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美术、书法、摄影等。

新大众文艺与群众文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两者都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人民群众为主体，激发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热情，展示人民群众的文化艺术才华，满足人民群众的内在文化需求。其和群众文艺一样，具有鲜明的群众性属性。

“互联网条件下”则是新大众文艺的时代特征。新大众文艺借助互联网与数字技术，实现了创作主体规模、传播方式和文艺形态的系统性突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大众文艺构成了群众文艺在互联网、新媒体时代的发展新形态。

文化馆是伴随着新中国群众文化事业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公共文化机构，组织开展群众文艺创作辅导、举办群众文艺展演展示、开展文化艺术普及培训等，是各级文化馆的核心工作职能。文化馆开展的这些公共文化服务，始终聚焦繁荣发展群众文艺、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

在互联网背景下，当群众文艺的创作主体规模、传播方式和文艺形态都发生深刻变化时，文化馆的服务职能也必然需要与时俱进。

新大众文艺是群众文艺在互联网、新媒体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崭新实践形态。人工智能的发展降低了文艺创作的门槛，人民群众的文艺创造热情空前高涨，新大众文艺创作传播的参与规模呈指数级增长。从文化馆的职能与定位出发，“繁荣群众文艺”这一职能也自然而然向繁荣发展新大众文艺转型。

文化馆是面向群众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群众在哪里，文化馆的服务就应该在哪里。

现在，新大众文艺的主战场在互联网、新媒体上。在人工智能技术背景下，以繁荣发展群众文艺为己任的文化馆，应顺势推动职能升级与服务转型，将繁荣新大众文艺纳入核心工作范畴。这一转变的重要性，正如当年互联网时代到来时，数字化服务逐步成为文化馆基础服务形态与常规工作一样。

（作者系中国群众文化学会基础理论与创新实践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